

锦屏：美丽乡村游客来

○ 通讯员 李斌 摄影报道

11月13日,锦屏县敦寨镇雷屯村,游客在沙洲坝上游玩拍照。

据了解,雷屯村是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该村以生态资源为依托,以农业观光、生态休闲

旅游为目标,将农业、生态、人文、自然及民俗文化等资源有机结合,突出民俗风情、餐饮游乐、特色产业、果蔬种植,形成融农家风光和乡村农业为一体的绿色生态景观。



雨中游大阁

○ 陈 平

余路：右边是从山下通上来的水泥路，随着坡度从台阶中缓缓向东延伸；左边是用水泥修的合阶路，路面嵌着光滑的鹅卵石，从山门背后穿过幽林，一层一层地直抵山顶。我沿着右边的水泥路往上走。二十多天的绵绵秋雨，使得路面长了一层薄薄的绿苔，滑滑的，稍不留心便会摔跤。沙沙的雨，一直下着未停，伴着密集的雨点飘落在法国梧桐的叶子，不断地打在我伞上，发出轻微的叮咚声。

水泥路的尽头，是一片高大茂密的法国梧桐林，潮湿的林中空地，铺了一层厚厚的湿漉漉的落叶，踩上去软绵绵的。我抬头看这片法国梧桐，满树黄中带红的叶子，像在雨中熊熊燃烧的火焰，鲜亮耀眼，给人巨大的视觉冲击。这雨中不灭的火焰，是生命的激情在燃烧，在奔放。

不一会儿，浓浓的雨雾，从北面的山脚下漫上来，整个大阁山被淹没在雾海中。随后，林子也暗了下来，几步外见不到树影，出奇地幽静，除了雨声和落叶声，只听到从北面火车站传来火车进站的鸣笛声。浓雾中我不敢走动，静静地等待着浓雾散去。还好，这雾来得快去得快，只五分钟的光景，浓雾渐渐散去，林子又慢慢地变得清晰明亮起来。

我环视林子，看到路坎上有一座坐西朝东而隆起的坟墓，我走上去一看，墓碑正中阴刻着“方道主人墓”五个大字，右边刻着一行“原魁星阁道主”的小字，左边落款为“凯里市园林绿化管理所公元一九八七年五月立”。墓碑前，摆有敬香人留下的豆腐和馒头，被雨水淋得变了颜色。碑两侧，插满了香烛燃尽后留下的木棍。从魁星阁始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的时间上推断，这座墓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我手中无资料，无从考证这位方道主是何方人士，真实姓名叫什么。两百多年来，在九泉之下的方道人，就这样静静地守望着远去的岁月，

守望着历经风雨的魁星阁。

我拾级而上，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有一个小园林，红窗青瓦，古色古香。园林中间，是一个没水的池子，池中建有一座小曲桥。池子南边和西边上面的地坪，用光面的青石板铺着，不知是谁用白油漆画出了两个标准的羽毛球场地，因下雨，未见打羽毛球的人。置身园林里，满园都是桂花树的浓香，这浓郁的桂花香味，不知是从哪飘来的。我走出园林外想看个究竟，却看到了园林的正大门是朝着北面开的，但大门紧关地关闭着，门上钉着一个用白油漆写着“荷花池”三个字的小牌子，门两侧刻有一副对联：“返璞归真，民风奇俗迷四海；文化精粹，世界遗产醉五洲。”大门的脊枋上，被棵大风刮倒的大槐树斜横在上面，整棵树的枝丫全倾倒在园林内，粗壮的树干把瓦片压碎了不少，但这棵倒斜的槐树，以大门作为生命的支架，仍顽强地活着，在这深秋时节，瓦片上和地上落满了金黄的槐树叶子。

园林西边的坎上，有三棵挺拔的本地梧桐，树干比法国梧桐直，叶子比法国梧桐红，虽然叶子没有法国梧桐叶那么红，但橘黄色的叶子看上去很美。听着雨打梧桐叶沙沙啦啦的声音，我不禁想起了李清照的词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在眼前，我仿佛看到了孤独憔悴的李清照站在窗前，看着漫天迷蒙的细雨落在梧桐叶上，一直看到黄昏，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挥之不去的怅惘思绪袭来，她竟不知身在何处！但站在园林中的我，听着雨打梧桐叶的声音，却没有这种思绪。

园林西边的上面,是大阁山的最高处,即魁星阁的耸立之地。其实,此山原叫龙山,后因大阁之名,便称其为大阁山,也叫大阁公园。拔地而起的魁星阁,以五层飞檐、翘角凌空之势,雄踞于龙山之巅。我从凯里市政府网得知,始建于乾隆

四年(1739年)的魁星阁,曾为清代学宫、考殿,是培育选拔人才的地方。清末和民国年间,魁星阁倒塌过两次,重建过两次。因年长月久,风雨剥蚀,破烂不堪的魁星阁于1985年第三次重建。翘角飞翼的魁星阁,正大门朝南,第二层檐下正中,书有“魁星阁”三个金色大字,字体饱满浑厚,遒劲有力,不知出自哪位书法家的手笔。大门两侧,刻有一副对联:“飞关过齐秦泰景,苍烟几点小瀛洲。”这副对联的大意可理解为:飞越关山界域,登上此山,可赏天下的美景;当烟云弥漫之时,此山便成了雾海中神仙居住的仙岛。这副对联给人飘飘欲仙、梦绕萦绕的感觉,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神秘色彩。

魁星阁前面的小广场左边，有一棵茂盛的丹桂，开满了朱砂色的桂花，昨夜一场风雨，暗红色的桂花落了一地，但还香气扑鼻。方才我在下面园林里闻到的浓郁桂花香味，原来是从此飘下去的。我望着这满地还没有米粒大的落花，它们追逐阳光，终于不负花期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在秋风秋雨中告别母体，落下了生命的帷幕，为一年一度的花期画上了句号。桂花树上，捆满了一条条香客们求福许愿的红布带，因被雨水淋久了，已经褪色暗红了。

我绕着魁星阁走了一圈，见阁子北面还有一个紧闭的后门，门上两侧也刻着一副对联：“凯水碧波滚滚奔来眼底，炉峰烟雨巍巍矗立檐下。”虽然平仄也有瑕疵，但能把北面和西面的万千景象收于联中，给人视野开阔之感。但遗憾的是，正大门被一把锁锁着，我未能登上阁顶极目远眺，看不到北面碧波滚滚的清水江奔来，也看不到西面在烟雨中与魁星阁遥遥相望的香炉山。

痴情的雨一直在下。整个大阁山上就我一人。身处被称为凯里历史文脉的大阁山,在清凉柔雨的雨中,我翘首仰望象征着民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魁星阁,有一种往事如烟的感觉。悠悠岁月,滚滚红尘,矗立在大阁山上的魁星阁,含烟蕴秀,吐纳灵气,阅尽了人间春秋和盛世繁华。在潇潇秋雨中游大阁山,我领略到了一种独特的神韵。

我第一次留意施秉县马号镇黄古村,是在今年四月。那是樱花花开的时节,单位有人问,谁想去黄古看樱花?我当时就想,黄古的樱花会是这座县城在这个季节的一种标志吗?就像武大的樱花或是武汉樱园的花那样,一到樱花盛开的季节,人们就会相互邀约,好像那是一年中最不可错过的一道靓丽景色。

四月底，我终于如愿坐上了通往黄古的车。我们一行四人，从县城直奔白马镇黄古村，为的，就是黄古的樱桃花。我们沿着公路盘旋而上，在群山深处绕行，但是我们来晚了，或者说今年的暖风来早了，这里已是遍地纯白，没能如愿看到樱桃花盛开的样子，我们败兴而归，直接把车子开离了黄古。就这样，我错过了黄古的樱桃花。

转眼就到了8月31日,已经过去了几个月,这次,我终于又找到机会前往黄古。

恰逢省报记者来采访，在施秉选了两个点，其中一个就是马号镇的黄古村，借此机会，我也一起踏上了去往黄古的路。

大约是在上午8点20分,我们从县城出发。尽管阳光灿烂,蝉鸣不停,从车窗外灌入的风却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温度,初秋的凉爽似乎先从微风中让人感知。路边,百日草、紫茉莉和野棉花都尽情绽放着,稻谷也开始泛黄,还伴着淡淡的稻香,玉米秆子也已成片枯萎,呈现出山头那一片片灰黄色,还有那边田上的一大群妇人,有说有笑地挖着红苕,好一派丰收景象。

然而这漫漫路途，总有几个弯道能让内脏在肚腹里翻飞，尽管如此，黄古依然是我们所期待的目睹清水江边时，突然下起了雨，滴滴答答，云气飘浮前，雨下得越大，所有雨水都狠狠拍打着车窗，原本消失，江对面的群山也变得模糊不清，跟江水仿佛有些担心，一会儿到了黄古可怎么采访？难道真的果不能去村里面转转那就没意思了。谁想，在穿过一片又一片稻田后，阳光又奇迹般地出现了，太阳照得更透亮，仿佛所有东西都在闪闪发光。打伞的人走上去，时不时弯下腰打着什么，像是要没有被水冲坏。而此时，我们也刚好抵达黄古。

接待我们的是位年轻帅气的90后村主任，姓潘。这位年轻的黄古村村主任一身干净整洁的白衬衫和黑西裤，手里拎着公文包，脸上始终挂着暖心的笑，看起来精神抖擞。他可真是颠覆我对村主任的认识，竟然还有这么年轻的村主任？我开始在心里冒出第一个疑问，继而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黄古村怎么也算个偏远村寨，年轻人都想往外跑，村主任是如何抗拒住外面的诱惑而决定留守家乡的？作为一名90后，能胜任村主任一职吗？虽说年轻人吸收新知识的能力更强，抗压能力也更大，但是，村寨事务不比其他，他能处理好那些复杂的关系吗？他的家人会不会支持他这么做……一连串问题从我心中跑出来。

应省报记者索要，村主任把我们带到了村里的“爱心超市”，并详细介绍了这个超市的诞生原因和运行方式。其实就是鼓励村民多思善行，然后给予他们相应的爱心积分奖励，每1积分相当于2元钱，村民们可以把收集的积分拿到“爱心超市”去买自己需要的物品。以前一进黄古村，给人的印象就是“脏乱差”，厕所、猪圈、牛圈等流淌出来的脏水渗透村寨各处，到处都是猪粪、牛粪和厕所脏水，臭气熏天，蚊子、苍蝇也满天飞，很多路段就跟垃圾场一样。现在的黄古村，一面是成片的木制吊脚楼，一面是新农村改造的身影。统一的路灯、完善的消防设备、通往各处的硬化路道、独立干净的户厕等等，看得出来，这个村落是多么受重视，村貌焕然一新，村民们也得到了实惠，对村干部自然是无比敬重。

除了这些，村主任还带我们去了位于寨子中间的大广场，算是村里的群众活动场所，平日村里有什么大型活动都在这个广场进行。而广场边上，也新建了个合约食堂，供村里办红白喜事时使用，里面不仅场地宽，设备也齐全。据说，村里大多数人房屋面积都十分有限，办酒席根本就没地方，这才有了合约食堂。合约食堂的出现，既规范了大家的生活习惯和办酒席的制度，又便于卫生的统一管理，避免出现一场酒席后垃圾乱飞的情况。

在黄古，楼房都是依山而建，较为密集，入寨的道路也都比较狭小，确没有多余的空地拿来办酒席。不过这边的吊脚楼都挺有特色，第二层都有个伸出来的小阳台，透光透光，算是整栋房屋光线最好的地方。由于楼房密集，使得很多巷道都幽黑一片，尤其是一楼。从广场上回来，我们路过一栋木楼，突然一阵织布机声从我们头顶传来，放眼望去，只见一位苗族奶奶正聚精会神地坐在刚刚我们路过的那个木楼二层的小阳台织着布，大家都很好奇，也很羡慕，都想上去一探究竟，于是村主任任用苗语和楼上的奶奶沟通，奶奶便下来给我们开了门。

跨过门槛，一楼的光线实在太暗，我们不得不借助手机手电筒来前行，穿过漆黑的一楼，走上楼梯，光线才慢慢明亮起来。来到了阳台，阳台就像是一个被围起来的小院坝，堂屋神圣、卧室、厨房统统都在这里，好像二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楼，而一楼，只不过是承接幽暗的一个接口。我想，这或许就是黄古吊脚楼的用意呢？毕竟依山而建又如此密集，要想避开一楼的幽暗和潮湿，便不得不这样设计。阳台的木制围栏下还有一排凳子，同围栏相连，当地人将它称为“美人靠”，也是当地苗家的一道文化符号。据说，这是苗家姑娘的开放式闺房，她们会在这里飞针走线、纺织织布、挑花刺绣，甚至制作嫁衣。这里既可以凭栏远眺，又可以休憩纳凉。想必在更遥远的时代，“美人靠”还能登高望远观察村情动向，对于苗族这个在历史上历尽艰难的民族而言，给“美人靠”赋予这个功能也不是不可能。只是今天，这些古老的留存已然成了他们的一种文化符号，正无言地诉说着苗族的史诗。

奶奶领我们来到织布机前，为了让我们一睹她织布的风采，她坐回原位去开始纺纱织布。几分钟后，奶奶拿出一条成品给我们看，让我们帮她宣传，那是一条彩虹似的矩形棉布，最里层是纯白色棉线织成，最外层是红、紫、蓝、白、黑等各种色彩纺成的条纹，摸上去厚厚的，这块布，是做头巾用的。

满足心中的好奇后，我们便要离开了，奶奶不懂汉话，我们不懂苗语，只得让村主任在我们之间传达彼此的意思。奶奶想留我们坐下来吃个饭，我们向她道了谢便又沿着“美人靠”走下了楼梯。

黄古是个典型的苗族村寨。据村主任介绍,以前,这边的人都没什么文化,世世代代都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且过得满足。他们听不懂汉语,也不愿上学念书,所以无法外出,后来,因为这里人多地少,又都是上坡下坎,有些家庭仅仅依靠在家务农根本就吃不饱饭,不得不走出黄古到外面去谋生,而那时候的观念跟现在不同,最开始走出黄古到外谋生的人是被村民瞧不起的,因为黄古村人历来都是自给自足,而走出黄古的这部分人是因为吃不饱饭了才被迫离开。但也正是早期走出黄古的这部分人接触到了汉文化,开始学习,加上外出打工挣到些钱回来,才慢慢改变了村民们原来的思想。

说来，村主任也算走出黄古的人，学过厨师，搞过销售，跑过业务，做过饮料批发。但他为何又选择回到这个偏远的村落呢？“村委会到我来做些思想工作，喊我做村干，我家里人也非常支持。在乡下，特别是我们少数民族地区，老人家觉得当村干光宗耀祖，既然家里人也支持，村委和村民也比较相信我，我觉得能为村民做些事情也是件好事，所以我就担起了村主任这份责任。”村主任的回答为我们解开了疑惑。这些年，他也见证着黄古村的变化，据他说，从2017年到2019年，黄古几乎是每年变一个样，以前走哪里都是泥巴路，特别是夜路，谁走谁怕，一场雨，到处都是烂泥巴，还有房屋破烂、漏风漏雨等问题，后面都通过危房改造等措施得到了解决。黄古最终在时间的见证下展露出新颜。

黄古印象

○ 王艺伟

○王艺伟